

DOI: 10.13288/j.11-2166/r.2021.01.003

当代中医科研现状的哲学反思

李亚飞,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哲学是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 也能为中医科研提供可借鉴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当代的中医科研交叉于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总体可分为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两个方向, 前者主要引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后者主要使用中国哲学、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哲学的审视下, 二者各有优势与欠缺, 只有在中医思维的基础上推进传统中医学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 实现二者优势互补与有机结合, 才能实现中医科研的价值与意义。现象学视域的引入有助于多维、深度诠释中医学, 比较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同异, 实现中西思想的会通, 是值得借鉴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中医研究; 哲学; 气论; 人文学; 自然科学; 现象学

哲学是反思的活动与创造性的力量, 以理论思维省察、回答时代的问题, 以批判的精神和观念的革新谋求时代进步, 同样也在促进当代中医科研。中医学以气论的哲学贯通精神与物质、天人之际, 视形神、天人为互动的有机整体, 致力于实现人身各要素及其与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中医学是“道器结合”“道术一体”的哲学, 贯彻中国哲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1]的精神, “道”就涌现在医疗技术活动与中医科研之中。当代中医科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 寻找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取得许多可借鉴的价值, 但同时也淡化了中医哲学, 仅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单向度研究中医, 使中医科研单向化的同时也使中医失落“元神”^[2]、“被西化”与“被科学化”, 不仅割断水之源泉、木之本根, 也陷入创新乏力、传承危机的窘境。基于此, 现代学界必须对中医科研现状进行哲学省思, 针砭时弊, 释放哲学的创造性, 探索新的思路与方法。

1 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的不同维度

目前以中医为对象的科研方式总体上可分为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 不同的科研方式具有不同的价值, 都有其所属学科的规范性与严谨性。研究中医还是中医研究是一个根本的定位问题, 定位不同,

科研的出发点就不同, 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亦具有差异性。但值得反省的是, 部分中医科研的目的、影响及其实用价值并没有得到合理评估与客观引导, 长期积累的科研问题尤其是研究中医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1.1 研究中医的维度

研究中医主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分析中药的药理, 针灸、中药等治疗方法对于身体的作用机制, 同时也对藏象学、经络现象、病证、病因病机乃至阴阳思想做出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解释与证验。从学科来讲, 主要使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微观、实证的方法, 分析生命的生理、物理与药理规律; 从动物实验或人体临床观察中, 研究针灸、中药等治疗方法对细胞以及物质元素的靶向影响, 分析中医理论与技术的科学性, 构建与中医相关的生理学、病理学与物理学。这种研究多属于自然科学, 理论根基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原子论, 认为生命是由细微的物质实体组成的, 生命的形态必须还原为这些微观实体的组合, 故要还原生命现象为细胞、原子、分子等。研究中医观察中药成分, 分子结构, 针对微观实体数量、功能、互相作用的影响, 其客观性突出表现在实验的可重复性, 且具有统计学方法的支撑。部分研究也参考中医基础理论, 试图实现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原理之间的一致性, 为中医理论提供可供科学技术验证的根据。中医科研当然可以用这些方法使中医理论、针灸、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9M660577)

✉ 通讯作者: zhangqicheng96@163.com, (010) 64287956

中药与现代科学接轨,部分科学研究也能为中医诊疗提供新思路。中医研究还推动中医国际化,扩大中医学影响力,力图使中医学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但部分研究“重西轻中”,只是从微观的角度分解整体,单方面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中医哲学与基础理论被抛弃,中医西化、主体性丧失的现象相当突出。

1.2 中医研究的维度

中医研究从中医学本有的医史文献、哲学、方法论与诊疗技术等出发,目的应是整体全面展现中医学文化内涵、哲学之道、技艺方法与诊疗效果。中医研究必须契合中医学思想本身,运用最为清晰的表达方法如哲学的诠释方法把思想的内在逻辑表达出来。中医研究应当充分运用医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发掘、整理、提高中医医学、文学、史学、哲学的固有内涵与当代价值,最终实现医学与人文学的融会贯通。医学提供研究对象、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文学研究中医学古文训诂、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内容,史学探讨中医学源流与发展史,哲学彰显中医道论与气学。中医研究必须融通人文学科才能实现研究的深度与完整性,而建立在医文史基础上的哲学研究则是诠释中医学理论高度与方法论灵动的关键。

中医学具有典型的中国哲学特征。认为中医只是经验医学,始终主观地与个别对象“打交道”,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客观原理,仅从医疗经验的累积中熟知了部分规律,故有待于现代科学验证、提高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中医理论的早熟性。中医学“推天道以明人事”,恰恰是对天道的模拟与推演走在了前面。有研究者提出,“我们的中医学,早在 2000 年前就有了系统的理论。到东汉的时候,张仲景把经方和医经结合起来”^[3];或认为中医学并非过于依赖经验,“古典医学讲究的‘证据’是在尊重、回溯原典而产生具有解释力的推论,……而在‘反溯证据’的思考方式下,任何个人直觉、零碎的经验,必须在原典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内得到证明、修正或者驳斥的”^[4]。以《黄帝内经》《难经》为代表的医经不是仅仅记载经验的技艺之学,而是探讨天道与人事相统一的一般规律,以气论的哲学为主题,以生命为中心,系统论证气的规定性与运动方式来指导医学实践。况且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古老的医经就能掌握系统的中医理论,而不太需要经历从经验积累中抽象出普遍原理的过程。潘晓川^[5]提出中医学是“由道而术”,由顶层设计而来,为经典中医自恰体系。比如中医学

的五运六气、五脏六腑、五音六律,用河图洛书五和六的搭配演绎说明生命活动,自有整体全面的气学逻辑系统。虽然中医学具有极强的哲学性等人文学科属性,不等同于经验之学,但也偏于整体,过分强调主体性,严重依赖医者当下的自身觉悟及对时境变迁的体验,使诊疗经验难以客观量化、标准化,并不具备现代科学那种微观性、公理性、明晰的概念性等优点。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各有千秋,如何使二者恰到好处地融合对接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现实是二者往往被割裂开,且前者已成为研究的热门,而后者已处于边缘化窘境。医疗经验是医理形成的必要条件,师承技艺是医者的立足之本,中医学还具有鲜明的哲学性等人文属性,这便要求我们不能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单方面研究。“恰当的他山之石式的‘研究中医’对人类医学或中医的发展自有一定启示,但这类研究与目前从学科自身内源性上自然而然生发的‘中医研究’相较,无论从内洽性,还是实用性上仍存差异”^[3],如何从中医学本身的内源性出发,在做好中医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多维度研究中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才是未来中医科研的方向。因此,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两个方向应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医的传统思维方式、诊疗方法需要研究者抢救性地继承发展。

2 交叉于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中医科研

中西医并重理念体现于中医科研中,主要有属于研究中医的中西医结合方向和属于中医研究的传统中医学方向的并重,但目前仍有问题急需解决。

2.1 中医的人文学学科属性

要解决中医科研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中医的人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属性。从文史哲学科的角度看,中医学当然饱含人文学研究的内容;从中医学内源性来讲,中医学是天人之学,其灵魂是气论哲学。气论哲学认为通流于人与自然的气具体分为阴阳二气,二气随时间变化既此消彼长、相互制衡,又互生互长、互相成就,总体保持和谐的关系与量的充沛。五行则为阴阳二气的五种运动方式与存在状态,它们相互之间也是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关系。自然与人体的阴阳五行之气保持沟通、同频,二者自身及相互间处于和谐的动态平衡,则风调雨顺、生命相对健康,与之相反,则灾病丛生。所以,中医学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哲学观,认为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天人、物我交织于气化流行的整

体, 自然与生命的运动节律相统一。中医学充分重视人体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关注人体与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医疗宗旨也是为了调和阴阳以致中和。从方法论上讲, 中医学充分发挥气学的辩证思想, 根据气的阴阳状态及五行的顺逆, 发展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等因病制宜的辨证方法; 拟象自然的物象, 将物象之理适用于人体, 活用逆流挽舟、釜底抽薪、引火归原、提壶揭盖、升水降火等方法论; 用药还讲究药有七情、君臣佐使的宣摄, 游刃于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以及四气五味、脏腑归经、引经报使、升降浮沉、虚实补泻等法轨之间。从认识论来讲, 中医学注重意象思维的内在直观, 通过四诊获取病象信息, 思辨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认为形体与精神都由气所化生, 故形神一体, 关注形神的互相作用机制, 重视情感对于身体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将诊疗对象当作另一个感同身受的主体, 医者与患者之间具有情感、意志的沟通, 是生命有温度、有声息的互动感通的关系, 而这些互动体验也是诊疗的重要部分。中医学具有人文学“带有情感、带有态度、带有价值的向度”^[4], 且与人文学一样把自身的生命融入到治疗或研究的对象中, 也使用语言、符号、象征诠释世界, 故传统的中医学与科研具有典型的人文色彩。

2.2 中医的自然科学学科属性

从“研究中医”的中西医结合角度分析, 中医学则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注重逻辑、概念的清晰性, 以西方数理逻辑为模范, 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客观化。自然科学继承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精神, 排除研究者带有意志的、主观的、感性的研究方式, 把世界对象化, 使人和对象呈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客体独立于主体之外, 彼此没有情感、意志以及生命声息的联系, 认为只有保持研究者的客观立场, 才能从客体对象上获得真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 目前主要引进的就是这种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化学方法, 把生命作为客体, 研究其物质成分、解剖形态和理化数据, 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定性、定量地分析这些指标, 并尝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 找到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共通之处。

2.3 中医科研交叉于人文与自然学科而出现的问题

显然, 中西医并重的中医科研已使中医学成为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交叉领域, 出现了尝试中西会通的方向, 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产生许多问题。主要问题是中医哲学的研究基础薄弱, 中西医结合中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的误用, 以研究西医的方法、

态度为主体单向研究中医, 忽略了中医哲学、文化传统对于中医学学术思想、思维方式的内在性支配地位, 问题集中体现在“以西研中”这种外在性的科研方式。这一现象类似于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即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 把中国哲学机械地分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几个方面, 并把概念哲学的抽象观念套用于中国哲学。“这种以西方传统哲学(概念形而上学)方法为准则来规范中国古代天道观的做法就如同以西医为科学典范来整理中医一样, 不仅足以窒息中国思想的本来活力, 而且会使任何意义上的对话都无法实现”^[5]。事实上, 应从中国哲学、中医学本有的思想系统出发, 展现二者思想的内在条理和“一以贯之”的主题, 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求中西哲学、中西医学的会通。中医科研也应该摆脱“科学主义至上”“科学一元论”的观念惯性, 让中医学本有的内涵以其本真的面貌显现于研究中, 并处理好中医哲学、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平衡互动关系。

中医哲学与现代科学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可通约性。比如中医学之“左肝右肺”, 其肝、肺的位置与解剖学不符, 在气学视域下, “左肝右肺”指的是二脏的气化位置, 肝气、肺气分别与木气左升、金气右降的位置对应, “惟古今医学所不同之点, 古医言肝病, 重在厥阴之气, 后世言肝病, 重在肝脏之实质。实质有形可征, 无形之气, 无从捉摸。无怪乎古今见解之不能贯通也”^[6]。气虽无形却可感知, 且实实在在地发挥功能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还无法准确观测无形的脏腑之气与经络之气的运动, 所以用现代科学及脉诊仪无法整体全面展现中医藏象学说与脉学。不仅脏气、脉气无形, 而且三指的触觉是内感觉, 脉学还融入理性思辨与直觉顿悟等达道路径, 而研究中医所引进的分子生物学却局限于微观界域, 难以直观中医学物、光、风、知、情、意一气而化的世界整体。又如目前很难对动物进行四诊合参以做出符合中医学的诊断, 也难以精确解释方剂中几十味中药复杂化学成分间的作用机理及其如何与中医理论契合, 更难运用药的四气五味、偏阴偏阳之性、中药的取象思维、归经以及药气的升降浮沉理论指导药理实验, 同时科学的药理实验也很难验证上述中药理论及其气论哲学, 况且人为建立的动物病理模型实验及其成果, 能否用四诊合参验证、能否符合中医理论并应用于人体, 仍值得商榷。因此, “与实际治疗相结合而能发挥功效, 是一个医学理论能够被重视的原因之

一”^[1]。中医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方法并非西医对抗性的标靶疗法,提取有效成分杀死病毒,而是分析产生瘟疫的异常气候、五运六气的太过与不及,并结合人体情况,发现疫气的寒湿、燥热等属性,再有针对性地利利用药物的性味、归经及功能,纠正疫气之偏,改善体内环境,增强正气,激发机体潜在的排异本能,通过发汗、泻下、催吐等因势利导的方法把病毒排出体外。中医的哲学思维与现代科学的理念之间存在过多差异,不能简单地以西研中,硬性地“科学化”中医学。

总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中医哲学的研究各有所长,如何实现优势互补的同时又能尊重中医学学科的规律,是中医科研中始终要探讨的问题。中医学是集身体、精神、自然、社会于一体的生态医学,人文的哲学是其最高理论与实践形态,提示我们要强化中医古典思维,保持和发扬中医的传统特色与方法论的独特价值,同时也要重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最终实现中医思维指导下的中西医结合、会通的研究目标。

3 以现象学视域研究中医学

中医哲学与思维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和西方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差异,是造成中西医学理论差异的思想基础”^[1],这些因素使中西医学理论难以获得共通性。在此我们不妨借鉴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尝试分析上述问题,以现象学等哲学的方法来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的传统特色,传承中医的哲学思维,实现中西方理论的会通。

3.1 现象学与中医学

按照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是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1]。海德格尔则认为,现象学是让人看到现象自身显现出来的内容,此内容既非主观强加于客观的,也非被抽象概念过滤过的知识。现象学虽源自西方哲学,却与中国哲学产生极大的共鸣,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显学。现象学抽身于抽象的形而上学“割裂现象与本质、客体与主体的思维方式”^[2]之外,认为事物的本质不能通过抽象的概念、实体来把握,而是“朝向事情本身”,在生存的境域、情境之中,用视、听、思、触等直观的方法使其当场被构成,这就与注重生存体验、直觉顿悟、理性直观、取象比类的中国哲学、中医学内在契合。如四诊信息的收集,医者去看患者的舌象、面象,去听患者的声音,去问患者的主观感受,去触患者的寸口脉象,并用阴阳五行之象将上述现象予以综合,从而在内在的意象直

观中发现病象的本质。从药象来讲,中医学将药物的四气、五味、五色与四时、五行、五方之象和谐统一,与现象学一样,都注重动态时间现象的非现成性构成;中医用药虽有经验积累,但用药法象的哲学才是关键,如浮小麦止肌表之汗与浮小麦在水中浮起具有共通之象,海风藤、络石藤等藤类药可疏通经络,取象藤与经络的相似之象等。因此,中医学与现象学都肯定现象存在的真实性,认为现象变化之中自有内在的哲理,都重视人的意向对事实本身的契合性,从而超脱“科学化”的认知,肯定了人的理性直观。

3.2 身体现象学与中医哲学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表现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和表达,身体的语言、表达之间没有界限,自有真理显现于这种复杂性的语言与个性化的表达。这就不同于概念哲学与现代科学那种同质化、同一化的语言与表达,“并非封闭式的、还原式的和集约式的,而为开放化的、衍生化的和离散化的”^{[3] 262-263}。身体现象学反对用科学主义的“一元论”否定认识世界的多元方式,反对“科学即绝对和全部的知识”^[4],主张为感性知觉正名。张再林认为身体现象学与中国哲学、中医哲学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意识哲学的‘身体哲学’”^{[3] 259},中医理论“它的基本符号,诸如气血、阴阳、经络、藏象等等,并非是高度抽象的祛身的概念,而是人身体生命直接的活生生的证候与象征”^{[3] 259}。因此,中医的“辨证施治不过就是辨象施治。这一切,不仅使中医的符号作为一种有血有肉的身体符号严格区别于西医的概念性符号,而且也使中医的符号系统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世界’,而告别了西方符号理论与实践中的愈行愈远的‘符号唯心主义’的性质和特征”^{[3] 260}。中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5] 247},“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6],以身观物,以物测身,以取象的类比类推作为身体符号的表达,以阴阳五行、卦象的意象,把身体的五脏、五窍、五情、经络等符号与自然的五方、四时、五气、五音、五色、五味、五星等物象相对应。身体的行为也可作为一种象性的符号,医者直观身体的情感、脉搏跳动、声音、眼神、肢体动作就能获得阴阳五行的辨证信息,身体语言与表达本身就是真理的涌现。总之,从气化论和象思维的视域角度,人是自然的凝聚之身,自然也是泛身性的身体,中医学的身体哲学与身体现象学共通于“灵魂的根源处”。

“道”就在事物的现象中涌现，我们不能忽视变化的现象世界，单独进行概念的抽象、微观实体的还原。事物的普遍真理就在活脱脱、富有体验性的生活世界，对生活的体验、感悟才是创造力、生命力的主要源泉。现象学使中西方思想获得了可以对话的契机，借鉴现象学的视域以及传统的气论哲学，可以深入研究中医的哲学思想特征及其与现代科学的根本差异。另外，发展了海氏现象学的伽达默尔，其哲学诠释学以艺术经验中获得真理的理解现象出发，进而探究所有理解现象何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并以语言作为理解得以实现的方式，也启发了中医科研不能局限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真理概念，而应当切入中医学本有的解释和理解系统，研究中医学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语言、诠释方式获得真理。与生理学关系密切的心理学，也可启示研究中医学中精神现象与生理现象的相互关系。古老的博物学亦与中医学类似，都探讨广袤的自然世界，天文、地理、生物、草本甚至是人类学都在二者的探讨范围内，二者关注生活的世界而广徵博物，把握生命多样性的内在秩序。这些优点提示中医科研应当摆脱分科太过精细化造成的知识、视野的狭隘与盲区，反思不恰当利用科学的方式引起的天人矛盾和对健康的戕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3] 249}，思想是多元而“百虑”，方法也是多重而“殊途”，但在追求真理上却“同归”“一致”，是“道通为一”。从中西哲学、中西文化会通的角度进行中医研究，兼顾研究中医所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是未来中医科研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es

LI Yafei, ZHANG Qiche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Philosop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a referential way of thinking as well as methodolog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researches of TCM integrate the humanity and natural scienc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rections: researches on TCM and TCM researches. The former mainly use the method of modern science, while the latter mainly focus o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adition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both sections have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nly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the basis of TCM mode of thought, can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each other be achieved, and therefor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CM researches be realiz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henomenology helps to interpret TCM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in depth,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CM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e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es; philosophy; *qi* theory; humanites; natural science; phenomenology

参考文献

- [1] 中庸[M]. 王国轩,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07: 119.
- [2] 潘毅. 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 1: 易之篇·道之篇[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
- [3]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65.
- [4] 李建民. 发现古脉: 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
- [5] 潘晓川. 应在中医理论框架下发展中医[N]. 中国中医药报,2018-03-15(03).
- [6] 林安梧. 人文学方法论: 诠释的存有学探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7.
- [7]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 [8] 时逸人. 时氏内经学[M]. 台北: 力行书局,1987: 129-130.
- [9] 皮国立. 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 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 151.
- [10] 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348.
- [11] 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2.
- [12] 张祥龙. 朝向事情本身: 现象学导论七讲[M]. 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3: 4.
- [13] 张再林. 中国古代身道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2015.
- [14]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世界[M]. 王士盛,周子悦,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10.
- [15] 王弼. 周易注校释[M]. 楼宇烈,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2019.
- [16] 黄帝内经[M]. 姚春鹏,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0: 11.

(收稿日期: 2020-08-28; 修回日期: 2020-10-10)

编辑: 贾维娜